



老上海

LAOSHANGHAI

邢建榕 著

ZHENDANGMIWEN

珍档秘闻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K295. 1/11

2007

老上海

邢建榕 著

LAOSHANGHAI

ZHENDANGMIWEN 珍档秘闻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上海珍档秘闻/邢建榕编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.7
ISBN 978-7-5326-2199-6

I. 老... II. 邢... III. 上海市—地方史—通俗读物 IV. K295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8712 号

责任编辑 薄铁炼
装帧设计 杨钟玮
统 筹 王圣良

出 版 人 张晓敏

老上海珍档秘闻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8 印张 14 $\frac{14}{18}$ 插页 2 字数 234 000

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2199-6/K·421

定价:28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021—56628900×813

序

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城市,它在开埠后数十年间,即由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而成为近代化国际大都市,20世纪30年代,上海已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。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?其中的风云变幻和曲折历程,令人着迷、玩味和值得探究。上海历史发展的模式也极为独特,堪称“另类”。开埠后英法美等列强纷纷在上海建立租界,以后一百年间,上海造成“三方四界”或“一市三制”的特殊历史环境,租界的影响实在太太,完全反客为主,政治经济中心全部集中在租界,但在租界的带动下,整个上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,上海人奋起直追,变被动近代化为主动近代化,使上海真正成了大上海。其间的故事既令人发矇,又耐人寻味,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不光是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,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值得诠释的内涵。说到底,上海近代史,是一部上海人民的爱国史和奋斗史。

与这种眼花缭乱和异常独特的发展模式相对应,上海社会形成了一种文化多元、繁复错综的社会情境。上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,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,相互间的竞争异常激烈,海纳百川而又适者生存。移民在这个城市工作、生活,并最终融入这个城市,甚至连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变成了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。这种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和流动性,也构成了上海社会的显著特性,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上海,视角十分多样化,层次差别虽大,但每一个人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近代上海的历史与文化虽然独特,但迄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,仍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,历史与现实、场景和生活,常常同时出现,如梦如幻,而又真切,足以勾起“思古之幽情”,从而给有关上海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间。

近年来,以老上海为题材的书籍、影视和其他作品层出不穷,它们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探讨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历史发展,引发了人们对老上海阅读的浓烈兴趣,而且乐此不疲。但毋庸讳言,一些有关上海的书籍,其实并不能反映一个真实的上海,而是被不同的作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或想像予以过度的包装,有的甚至变成了时尚和商业化的暧昧符号。

写老上海,且不说通俗读物作家,即使在学术界也很热闹,算得上是一门显学。就是远在美国、欧洲、日本和韩国,也都有许多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从事上海史的研究,他们的许多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。正因为得益于上海史研究热,不才如我,也得以经常参与有关的学术活动,几乎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关于上海历史的学术讨论会,从国内开到国外,以文会友,以史会友,不亦乐乎。

不过,专家学者们虽对那些所谓的“老上海”读物颇有微词,却又对此无动于衷,仍孜孜埋首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中,其心得很难为圈外人知晓。搞学术研究的和搞通俗读物的这两拨人马,各有各的长处,也各有各的难处,有时又“华洋杂处”,难分你我,总体上处于互不买账却又相安无事的局面。虽然二者难分高低,但有区

别。区别就在于:有的人看了5万字材料只能写出5千字,而有的人正好相反,看了5千字材料可以写出5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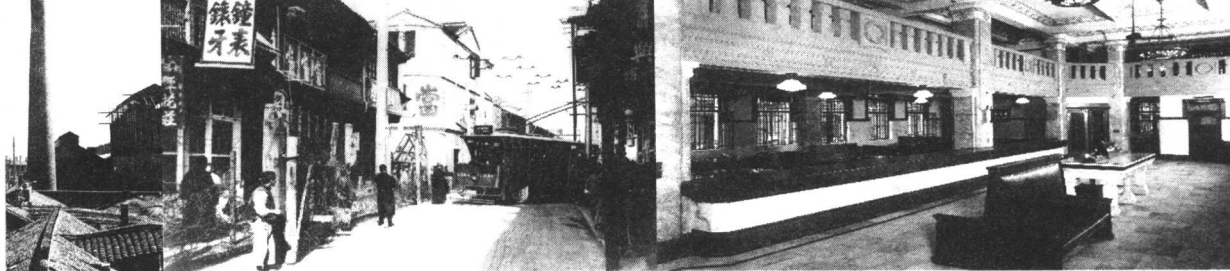
撇开有的人笔头过滥、注水过多的问题,在关于近代上海的读物中,学术性和通俗性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非常少见,而要在轻松的文字中,在内容上给人以新意的更是难得一见。我想,如果能在对史实总体把握的基础上,以学术的眼光、生动的文字和鲜为人知的史料相结合,不凭道听途说,不去感情用事,也不甘心搬搬抄抄,尽力给读者一点新的材料、新的内容,有一点算一点,有一段算一段,或许是一种较好的尝试。幸运的是,笔者二十余年来从事历史档案的整理、研究和开发,深感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,如果能从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材料,或许能为有关上海的写作提供一点新意。历史档案天然地具有史料性、原始性和内幕性的特点。正是基于这一想法,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档案工作者,当我在整理、汇编档案时,一些有意思的琐碎史料或许就有意无意地留存在脑海中了,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执笔成文,虽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,但与历史档案都有些关系。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,那么从档案史料看上海城市发展,尤其是看上海都市繁华背后的发展脉络,大概是主要的一个特点。

我很高兴本书能成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老上海系列中的一本。因而所选文章也较通俗,内容侧重与近代上海有关,换句话说,大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文章大部分发表过,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,致使风格各异;有些文章是从学术论文改写过来的,多少还带有一些学术气;绝大部分利用了档案史料,其中难免存在囫圇吞“档”的情况。以上诸多缺憾,谨请读者谅解。好在现在普遍欠缺的不是技巧,而是材料。而在我,虽然技巧不够,但是材料还是可以凑和的。本书名为“珍档秘闻”,其实把它称为“读档随笔”也许更合适吧。上海是写不尽的,借用一句时髦的话,“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”。但愿有关上海的写作能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留下厚重的一笔。

邢建榕

写于2007年春分



目录

上海,还有什么 / 1

水电煤: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推进器 / 7

近代上海最大的工业区 / 13

新式企业中洋专家的薪酬之争 / 18

回望苏州河 / 24

《水上人家》话上海 / 30

上海的奢华所在 / 35

马跑出来的路——上海早期的道路建设与
管理 / 40

电车里的上海世象 / 46

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/ 53

远东第一宰牲场兴建前后 / 60

中国科学社的通俗科学演讲 / 67

模特儿事件再回首 / 71

联义山庄的阮玲玉墓地 / 78

开风气之先的中国旅行社 / 86

上海女子浴室考 / 92

老上海的足球运动 / 96

“无线电之父”的上海之行 / 103

洪深迎萧灰鼻记 / 110

罗素:为上海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/ 115

目录

控制与反控制：上海银行家与蒋介石的

冲突 / 123

银行家的奋斗与苦闷——以《陈光甫日记》

为例 / 132

共产党争取“江浙财阀”陈光甫 / 139

上海银行舞弊案的应对 / 146

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“政治交易” / 152

档案中所见的“远东保险王”史带 / 158

郭琳爽与永安公司共进退 / 164

张伯驹绑架案始末 / 170

唐寿民：战时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 / 179

小刀会起义坚守和失败的法租界因素 / 186

1909：国际禁毒大会在沪召开 / 191

五卅运动时的工部局小报——《诚言》 / 197

陈独秀的“刑事记录卡” / 202

日本人制造的两起假币案 / 206

日军强征骗募上海劳工内幕 / 211

盛文颐与宏济善堂的贩毒“记录” / 219

端纳：蒋介石私人顾问在上海的最后日子 / 226

黄金荣写“悔过书” / 232

黄金荣写“悔过书”的前因后果 / 239

杜月笙暮年客死香港秘闻 / 250

上海,还有什么

在年轻的小资和不太年轻的老克勒的带领下,愈演愈烈的老上海情结在今天算是发展到了极致,旗袍、高跟鞋、百乐门、夜总会、灯红酒绿、好莱坞电影、咖啡加美酒,已成了老上海的经典符号。开设酒吧、饭店、咖啡馆的商人们,真是偷着乐,只要挂上几张老上海的照片,品位即可不俗。以老上海为题材的书籍、影视和商业作品,宛如钱塘江之潮,势不可挡,而且一浪高过一浪。在一些作者的渲染下,近代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、外国租界的存在、中外资本的高度集中和上海人的精明,使其积聚的各种能量急剧爆发,财富如山般聚集,上海滩仿佛是遍地黄金,弯一下腰扎个鞋带的工夫都能顺手拣个金元宝。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,它变得与众不同,遥遥在上。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的上海?除此之外,上海还有什么?答案显然是复杂的,因为如果没有对上海历史背景的深刻了解,任何答案都是浮浅的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上海的民族工业获得迅速发展,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在棉纺、缫丝、毛纺、面粉、卷烟、造纸、火柴、制药、船舶修造和电力工业等方面,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,工业总产值约达80737.6万元。进入30年代后,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,市场繁荣,工商业发达,集中了全国民族资本工业全部工厂的50%,全部资本额的40%,全部年产值的46%。上海开埠后,一举超越广州成为全国新的贸易中心,在20世纪30年代初,上海已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,贸易量是广州的5倍。从金融业来看,上海更是占据龙头老大之地位,至1937年,上海共有54家银行的总行、128家分支行,均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,称霸整个远

东地区。总之,上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步最早、发展最快的城市,有中国最为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、最为发达的工商都市经济、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文化,因而获得了“东方的纽约”、“东方的巴黎”等美誉,其独特的魅力绵延至今,让人缅怀、感慨。

但上海的这一切成就,并不是灯红酒绿所能概括的,更不是像风花雪月容易得来的。从历史上看,它完全靠的是上海人的“眼光好”、“门槛精”、“讲实惠”、“敢拼搏”,拔得高一点,靠的就是上海人的远见卓识、实事求是、自强创业和敢于奋斗的精神。

以水电煤等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为例。自19世纪下半叶外国人将其引入上海后,首先在租界开厂使用,为外侨生活服务。长期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上海人,在新技术的最初登场时,不仅深感惊讶,而且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感。有些华人对煤气和电灯照明的原理一窍不通,居然说什么煤气会烫脚、电灯能点烟,以致闹出许多笑话来;对自来水则认为水中有毒,因而“华人用者甚鲜”。总之,当时许



如梦如幻的大上海,令多少人为之陶醉

多华人居民的心里是视其为“西人的奇技淫巧”，并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去衡量西方人的生活方式。上海地方政府也曾一度禁止租界华人居民接用水电煤。

但上海人的能耐很快就显示了出来，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洋玩艺儿实行“拿来主义”。他们认识到，没有水电煤这样的基础设施，连一家小工厂都无法建立，谈何上海城市大发展。由于有电力、煤气和自来水的供应，上海租界尽显繁华气象，商业中心即使在夜晚也是人来车往，热闹异常，而华界则破败不堪，鲜有外人涉足。

没有就要引进，引进到一定程度就要自办，与其仰人鼻息，不如自力更生。于是，以“分租界之势”、“夺租界之利”为名，以改变华界市政落后状态为目的，上海的一些有识之士克服种种陈腐观念和重重阻力，顺应历史潮流，自觉地向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学习，努力变被动近代化为主动近代化，在华界自办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，遏制了租界借此不断扩展的企图，使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地区都具备了新兴都市便捷、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在创办公用事业的过程中，其艰难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，上海人不仅要克服资金、技术上的困难，更重要的是要克服观念上的障碍。

如纽约一样，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移民城市。这也是上海经济得以崛起和形成多元文化的一大因素。华洋杂处，南腔北调，熔于一炉，成为杂烩，“阿拉上海人”，至少有五分之四不是上海本地人，但这就是上海，包含一切，又创造一切。近代上海的崛起，无疑得益于外来移民的贡献，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豪，还是身无分文的难民，各个层次的移民都在不同领域促进着上海的现代化。移民带来了资金，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他们的生活方式。这不仅使上海社会文化生活空前丰富，如南北戏曲熔于一炉、中西饮食各擅胜场，而且上海城市格局的基本形成，也与外来人口的自然分布有关。一般来说，原先的上海人多居住在老城厢，由于人口高度集中，缺乏资金，加上外来移民在老城厢周边地区的挤压，老城厢无法进行任何改造、建设和拓展；外国人到来后，开设租界，从商和居住，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，都有比较完善的市政设施，形成了上海新兴的中心城区和商业区，连华人也大量迁居租界，华洋分居不攻自破。一贫如洗的外来移民，也有生存之道，他们紧挨

新兴的工业区搭建棚屋,形成一片一片的贫民区,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。直到现在,外来移民还是激活上海城市发展的一大动力。

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,外国移民在上海的作用不可小觑。抗日战争前上海有 800 多家进出口商行,其中 80% 是外国人经营的,它们的存在有力地拉动了上海的对外贸易。但在人们的印象中,那时来上海的外国侨民、商人,等于疯狂的冒险家、淘金者,这个等号深入人心,影响绵长。实际上撇开政治因素,在旧上海,中国滑头商人也好,外国冒险家也罢,靠耍滑头玩花头可以得逞于一时,但要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。熙熙攘攘,皆为利来,似乎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上海城市的崛起和日益国际化,与外国移民的参与和贡献密不可分。

上海有经济,也有文化,而且被冠以“海派”的定义。那么,海派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?对此,各位必然是见仁见智,众说纷纭。但形式华丽,骨子里具有浓郁的趋实性和商业性,而且有着巨大的诱惑力,这无疑是其一大特点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,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其他城市所无法提供的经济基础。上海有中国最多的报纸、出版机构,最高档的电影院,最丰富的戏剧演出,最先进的游乐场所,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任人享受,而



国际饭店是老上海的顶级饭店之一

享受的前提是什么？最典型的莫过于月份牌。过去上海有一句俗话：“要好看，依去看月份牌！”月份牌上面，印有时髦艳丽的影星歌星，风流摩登的妙龄女郎，亦中亦西的豪华家居，繁花似锦的婚礼场景，一个个温馨、浪漫和洋派的画面，令人浮想联翩。而在月份牌上，又见缝插针地登满了新式时髦的产品广告。月份牌进入上海寻常百姓家，人人看得见，这样的理想生活，谁不想求而得之？上海人的梦想由此而起，只要抓住机遇，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现实。退而求其次，只要购买月份牌上的产品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能够达到目的。文化与经济浑然一体。

福州路是上海的文化街，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和《申报》馆都在附近，报社、出版机构、书店、戏院、酒楼鳞次栉比，全国大约有一半的书刊和报纸源自于此。每天清晨，福州路望平街上报贩云集，生意之热闹、人声之鼎沸，远远超过不远处的福州路菜场。但在上海，读报纸的人比读书的人多，啃洋文的人比啃古文的人多。早餐时上海人的餐桌上，少不了一两份当天的报纸，虽也是一种“速食文化”，却多少培养了上海人的世界眼光和充满新知识的头脑。

上海是海，又大又深，要什么有什么，问题是你要什么？如果只有旗袍、高跟鞋、百乐门、夜总会、灯红酒绿、好莱坞电影、咖啡加美酒，那恐怕离真正的上海还远。著名画家贺友直、戴敦邦先生笔下的老上海风情，在笔者看来，大概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，更接近于上海的生活，活色生鲜，入木三分，因为承载生活的主体是千千万万的底层市民，与其不着边际地仰慕华懋饭店（今和平饭店）冲入天空的绿色尖顶，自作多情地记述与某某名流或名流之后裔的交往，不如将眼光向下一点，或绕到城市的背面张望一下。在一个城市的背面，往往有某些不太被人注意的故事，这种地方，有时不经意的一瞥，都会让人刻骨铭心。随便拿起手头的一本画册，瞧，照片上南市、闸北被日军轰炸后一片废墟的惨象，到如今都犹存后遗症，想当初漫漫长夜上海百姓何以为家，令人悲叹。上海人民的苦难生活，水深火热，罄竹难书，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相比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仔细算来，在近代上海，歌舞升平的日子也真是屈指可数。

这也可以解释上海何以成为一座光荣的革命的历史名城。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,新文化运动,五卅运动,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,一·二八、八一三淞沪抗战,第二条战线的开辟,上海解放,等等,红色的轨迹延伸在上海的每一个历史阶段。一·二八、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,是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大规模侵略战争,但都遭到了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,其激烈程度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是较为罕见的。上海沦陷后,直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,才将包括租界在内的上海完全占领。鸳鸯蝴蝶派、《礼拜六》之类固然是上海的特色,可上海也诞生了左翼文化运动,铮铮铁骨的左翼作家以笔为枪,奋勇战斗,左联五烈士倒在敌人的枪口下,鲜血染红了龙华的桃花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巨头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,都是上海向左转的。

上海,既是腐朽的,又是神奇的;既是黑色染缸,又是红色摇篮;既是列强侵略的桥头堡,又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源地;这就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,成为无数人心目中充满矛盾、又充满无限魅力的上海。

上海,还有什么?

说不尽的上海。

每一个人的上海。

水电煤：

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推进器

1865年12月18日，上海开埠已经二十多年了。傍晚，天刚刚暗下来，一群英美侨民兴高采烈地来到南京路外滩，点亮了十多盏煤气路灯。顿时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南京路显得异常明亮美丽。翻翻时人的记载，一片称道：“树杆置灯所以照道，皆自来火，由地道出，光焰绝明，彻夜不灭。”“铁管遍埋，银花齐吐，当未设电灯时代，固足以傲不夜城也。”上海开埠后，随着租界的辟设和西方侨民人数的增加，煤气、自来水和电力等西方先进技术很快被引入上海。1865年大英上海自来火房向公共租界供应煤气，1882年上海电光公司在上海正式供电，1883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厂向租界居民供水，其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属世界前列，成为上海城市近代化强有力的推进器。

自来火、自来水、赛明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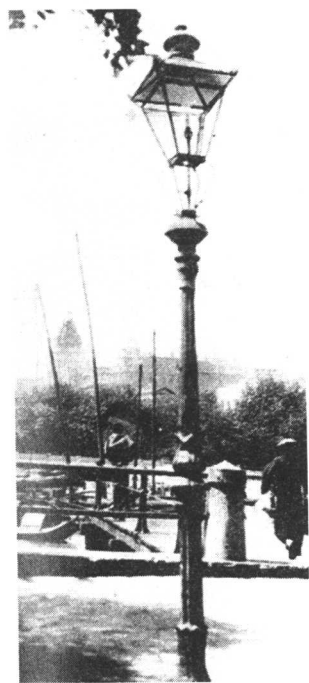
1865年12月18日，这是上海使用煤气路灯的开端。当“地火”或“自来火”（煤气通过地下管线输出，上海人称之为“地火”或“自来火”）在夜晚大放光明的时候，租界地区的繁华景象初现。在此之前，上海人的照明仍然是依靠蜡烛或油盏灯，派头大点的人家也无非是在横梁或门檐下装饰几个灯笼而已。居民习惯于吃了晚饭后早早歇息，如同农村一般。那些初来乍到的洋人显然对此很不适应，晚上没有派对、跳舞、喝酒等社交活动，怎么睡得着？他们先是引进煤油灯来取代中国人使用的蜡烛和油盏灯，虽说亮了不少，但终究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比，在折腾了

二十年之后,总算是用上了煤气灯。

就从这时候开始,上海人称煤油为洋油,因其属舶来品。洋油之后,洋字当头的物品如洋钉、洋布、洋酒之类层出不穷。

上海的第一盏电灯(弧光灯),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工程师毕晓浦(J. D. Bishop)在虹口的一幢仓库里试验成功的,时为1879年5月28日。三年后,英国人立德尔(R. W. Little)等招股筹银5万两,成立上海电气公司,在南京路江西路的西北角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电厂。1882年,上海电厂开始供电,

夜幕下的弧光灯明亮耀眼,人们见所未见,也不知其称呼,姑名“赛明月”。上海租界使用电灯,比西方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晚了7年,却比日本东京早了5年。有了电灯,煤气才逐渐走进了厨房。



上海最早的煤气路灯

上海居民用水,多取自河水或井水,早年水源尚未污染,到租界开辟后,已是不尽如人意。查当时人笔记,也有“黄沙污泥,入口每有咸秽之味”的记载。一些外侨喝不惯夹有海水咸味的黄浦江或苏州河水,只好在租界内开凿深井取用饮用水。但随着租界外侨的不断增加,饮水问题日趋严重。1880年11月2日,英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,在公共租界杨树浦许昌路附近黄浦江边购地建厂,该处为黄浦江河道最宽处,水质佳,易于取水。1883年6月

自来水工程全部完成,北洋大臣李鸿章应邀到杨树浦水厂参加放水典礼。自来水除供租界外侨饮用外,还可用于灭火,这为上海租界的公共安全提供了一份保障。在此之前法租界曾发生过一场火灾,因为没有自来水,只好眼睁睁看着大火烧毁了一大片街区。

外侨集资建厂,在租界大办水电煤等公用事业,主要供自己享受,但也捎带向有钱而又大胆的居住在租界的上海人出售。上海人要有钱才能享受这些西方现代